

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

忙罢，来点艺术！

文<李鑫



个孩子和爷爷坐在葡萄藤下，阳光斑驳在祖孙的身上，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。一个长发姑娘在自家院子里摆放桌椅，张贴“太阳下山，就是喝酒的信号”条幅，为即将开张的烧烤小店忙碌。一位中年游客抽出一根草穗咬在嘴里，目光深邃而平静，似陷入深深的沉思。或许于他而言，时光隧道的那头，弯腰播种的记忆还不曾走远。一排排高高低低的露营天幕与帐篷下，饱经城市喧嚣的人们与山林、土地相拥，寻求身心的放松……一路行走，我感动于“艺不远人”。这让人看到美好生活的样子，

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金海街道澳头社区

双清桥 我素庐

文<温吉娜

作别海岛上的喧闹与人潮，我离开鹭岛厦门，驱车驶出横跨海面的翔安海底隧道。不多时，一个僻静、美丽的村庄跃然浮现于一侧海岸。名为“怀远”的湖泊，在闽南造出江南景致。开得正艳的市花三角梅，维系着村落与厦门本岛的连接。在这惠风和畅的晴天里，澳头社区伸出一枝三角梅，向我敞开门庭。

还未下车，怀远湖上的三拱长桥已映入眼帘。白桥碧湖，晃动的小舟

自在逍遥，和垂柳、老榕树的根须一起搅着澄澈湖水，扰乱了湖上“双清桥”三个字的倒影。据说，双清桥始建于清道光年间，由乡贤苏廷玉捐建。只可惜那座古桥早已不存，如今仍称“双清桥”，缘自原本深藏湖底淤泥的残存桥碑。

行过双清桥，一座有别于周遭风景的水泥洋楼近在眼前。洋楼名叫“我素庐”，是我此来澳头的参观项目之一。因年久失修，这栋洋楼显得有

些破败，可我还是久久伫立在紧闭的大门外，默默瞻仰它的姿容。1934年，乡贤蒋骥甫在澳头兴建私立觉民小学，这里便是小学校舍。1949年，我素庐成为中共据点，先行者们一边维护着觉民小学的正常教学，一边在此开展地下红色行动。时至今日，琅琅读书声和硝烟炮火都已远去，我素庐依旧楼如其名，“我行我素”，守望着莘莘学子与来去人群。

澳头社区坐落在闽南，风景中自然不会少了闽南传统古厝。离开我素庐，远远便望见高翘在红瓦红墙之上的燕尾脊。剪花瓷一会儿做彩凤、一会儿塑游龙，几户古厝门上的对联崭新红艳，走近一瞧，原来是几间宗祠。闽南地区宗祠文化盛行，人们在轻烟缥缈间纪念先祖的同时，也以当今成就告慰先民。今非昔比的澳头社区是人们富强起来的见证者，昔日的渔村摇身一变，在鹭岛旁建起一处走在时代前沿的宜居社区。

澳头社区随处可见美术馆和艺术空间，海鲜餐馆更是层出不穷。我随

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

火山岩上的绿宝石

文<罗捷媚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……为了梦中的橄榄树……”听了《橄榄树》这首歌后，我对有橄榄树的地方情有独钟。听说海口冯塘村被上百亩橄榄林环绕，是“火山岩上的绿宝石”，我便欣然前往。

冯塘村已有数百年历史。这里以火山岩地貌为主，被2500亩茂密的热带火山雨林和郁郁葱葱的橄榄林围绕着。村后有座大墩山，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儒万山相连，村东有口碧玉似的圆形水塘。岭南人讲究风水，认为“山管人丁水管财”“山环水抱必有气，有气万事方能顺”，择地而居时首选靠山面水之处。最早迁居于此的是冯氏后裔，他们环水设村，面塘而居，故名“冯塘”。

水塘里，泉水清澈透亮，宛若火

山岩捧在手心的一颗绿宝石。铺天盖地的绿，波光粼粼的翠，飘飘洒洒，由远而近，洒进你眼底。橄榄树、槟榔树、椰子树、大榕树、黄皮树、荔枝树、香蕉树、橡胶树……即便生长在粗砺的火山石上，它们也始终记得岁月有序，该舒叶就舒叶，该开花就开花，很坦然的样子。鸟鸣从树叶间溢出，经绿树碧水浆洗，清亮而悠长。

六排东西走向的火山石古屋像一把张开的折扇，镶在水塘西侧。石路、石墙、石房，朴拙素雅，玲珑通透，保持着火山岩的原始风貌。每条巷子口都有一道石门，岁月的啃噬留下斑驳的痕迹，有些甚至已残缺或损毁，但韵味犹存。我们穿过一道石门往巷子里走，巷子两边的一楼一阁、一房一院，见证着数百年来冯塘人在

此辛勤耕耘，把一片火山岩浆覆盖的不毛之地变成茂林环绕的膏腴之地。

在一间挂着“晴耕雨读”木匾的古民居门前，我们停住脚步。推开虚掩的木门，一股阴凉之气扑面而来。迎面是屋子里的几堵火山石墙，墙上的火山岩大小不一，一块一块搭建，不用水泥砂浆，凝结着冯塘人的智慧。窗台下有一张老木桌，上面摆放着笔筒、煤油灯等物件，向游人讲述着冯塘人耕读传家的往事。

终于，到了我心心念念的橄榄园。橄榄园是冯塘七大乡村景观之一，一棵棵十来米高的橄榄树和各种热带植物肩并肩、手挽手，撑起一顶顶翠绿巨伞，遮住了阳光，过滤了尘埃，挡住了噪音。生态林层叠萦绕，圈出一方冯塘独有的绿色空间。

5月正是橄榄花期。椭圆形的绿

叶丛中，密密层层地点缀着黄白色的小花，像无边的绿毯上绣满了翩翩起舞的小蝴蝶。橄榄花散发出丝丝幽香，混杂着热带植物的清香，在空气里蒸腾、飘散，沁人心脾。

转角处，偶遇一间黛瓦火山石屋，原来是“冯塘记忆咖啡馆”到了。踏入咖啡馆，柔和舒缓的音乐轻轻漾着，锅、碗、铲、勺、缸、罐等充满时代印记的小摆件映入眼帘。我们在一靠近窗的桌边坐下，5月的阳光斜斜洒落，落在远处高高的橄榄树上，落在一排排古老的火山石屋上，落在绿叶丛中一朵朵艳丽的三角梅上，四周一片寂然。

我们点了几个薏粿、一扎橄榄汁。轻啜一口橄榄汁，有点酸涩，徐徐下咽，却满口清香，就像这橄榄林中的古村落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一场新雨后，蜿蜒的秦岭如泼了墨般苍翠起来。从秦岭逶迤出的神禾塬上，散落的村庄田野也被映衬得鲜活起来。出了拥挤的西安城往南，伴着草木禾香的田野气息便迎面扑来，人的身心就如出笼的鸟儿，一下子欢快起来。

还没到南堡寨，便看到水汪汪的稻田。稻田在南方司空见惯，在西北却是稀罕物。这里紧邻渭河，从秦岭峪口蜿蜒而来的河水流进稻田，将肥沃的黄土泡软。两三个赤脚汉子正赶着牛犁地，随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黄牛の哐哐声，犁铧掀开沉寂的泥土，接受阳光的检阅。不远处，一畦畦秧田绿意融融，一株株秧苗英姿勃发。过不了多久，它们便会被移栽到稻田，开始新一轮的拔节生长。不时有白鹭从田间掠过，激起一片美丽的涟漪。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，说的便是这番景致吧。

除了秧苗，映入眼帘的还有正在抽穗的麦子、身体浑圆的油菜荚，都散发着丰收在望的气息。这种熟悉的田园场景，唤起了我遥远的乡村记忆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这岂止是古人渴盼的田园生活？仅看身后路上那一拨又一拨游人，便可知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的憧憬。

“快看！快看！牛。”孩子们的惊呼让我注意到一头在田边撒欢的小牛犊。它大眼睛圆睁，就像孩子们看它一样惊奇。

因三面环水，四面都是30余米高的悬崖，神禾塬上的南堡寨，在兵荒马乱时代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。南堡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。唐代，这里是“终南捷径”的推崇地，清代进一步扩大。村中曾建有寨墙，正南、正西偏北处各有一门。清末，长安各地经常遭遇土匪，因为南堡寨墙高门厚，地势险要，防御严密，土匪们到这里总是鞭长莫及。所以只要一听说匪来，邻村百姓纷纷举家逃往南堡寨。国民党陆军军官第七分校曾建校南堡寨，王曲警察所驻扎于村中。张学良公馆建在村东北角以沟相隔的青龙岭，其手枪营就驻扎在村北的老爷庙和七星庙内。历史的辉煌，让南堡寨充满了神秘。现在村民已全部搬至神禾塬下，塬上拥有众多典型关中风格民居的老村，在经过整修后，变成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。

顺着蜿蜒的水泥路，我们上了葱茏蓊郁的神禾塬。村庄掩映在草木中，鸟啼声不绝于耳。远远便看到古色古香的南门，门上方正中镶嵌有“终南毓秀”四字。一条宽4米、长1200余米的街道贯通村庄南北，和东西方向20余米宽的街道共同构建起村庄的骨架。灰瓦泥墙的房子依街而建，由前往后依次为门楼、庭院、正房和后院，与庭院两侧两栋单坡顶厦房组成三合院、四合院，形成“深宅、窄院、封闭”的



本版插画<呱咕

克拉玛依影视平台亮相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

近日，克拉玛依影视平台亮相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市场，推介新疆克拉玛依市的影视剧创作拍摄及后期制作资源。

克拉玛依市拥有雅丹地貌、雪山、草原、湖泊、胡杨林、峡谷等丰富的自然资源。近年来，克拉玛依市依托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影视拍摄设施，吸引了众多国内剧组前来拍摄，其中包括《九州缥缈录》《海上牧云记》《大秦赋》《归路》《朝歌》《莽荒纪》《大唐玄奘》《狼群》等拥有较高关注度、收视率、播放量的电影和电视剧。

克拉玛依影视平台成立于2018年9月，由新疆绢道映画、北京尚涂影视设计公司等4家机构组建，平台拥有影视配套服务中心，保障各剧组拍摄期间选景布景、服装道具制作、群众演员选用及拍摄设备使用、食宿交通、取景地等方面的需求。

2020年，克拉玛依市与国内多

家影视机构合作，在乌尔禾区建起综合性影视基地。基地距世界魔鬼城景区约10公里，主体建筑有城池、街道、楼阁、民居、酒馆、磨坊、马厰等，在设计风格上，与周边的雅丹地貌风光相匹配。基地满足了多类题材影视剧的拍摄需求，投入使用后，接待了《狼群》《斛珠夫人》《沉香如屑》等十多个剧组。

克拉玛依尚涂绢道影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想介绍，平台在积极引入国内剧组的同时，也着力推动新疆原创影视剧摄制。

“这次参展，让我们能够对标全国著名的影视基地，在运营模式和硬件设施上再做优化，为来新疆的影视摄制组提供更优质的协拍服务。”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“将继续整合克拉玛依市及周边较大范围的拍摄制作资源，打造能够形成拥有全产业链的北疆影视中心。”

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安区王曲街道南堡寨村

终南毓秀

文秦延安

空间特点，也就是“关中八大怪”之一的“房子半边盖”。

我们踩着青砖铺就的街巷缓缓前行，阳光透过头顶的树木，洒下星星点点的光影。一株高大的皂荚树郁郁葱葱，覆地近400平方米，伸长的树枝上缀满红色丝带，与一旁的土墙民居相互映衬。看着这些黄墙灰瓦雕花窗的房子，一家家，一户户，房挨房，墙靠墙，想到这些房子里的久远往事和烟火日子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中国博大精深的乡村文化，就渗透在这一砖一瓦中，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无不凝结着古人的睿智。这些古朴的泥瓦房，如今在关中乡村已经很难见到了。南堡寨不仅为传统关中民居留下了珍贵的建筑实物，更让我们在快步前行的疲惫时刻，找到一个释放心灵的港湾。

如今，南堡寨的很多房子已被改造成民宿，虽然从外看还是旧日的泥瓦房，但推开门后，里面却是现代化的装修风格，木地板、旋转沙发、饶有趣味的各种灯具、齐全的卫浴设施……让人在寻幽访古中也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。

南堡寨有一座魁星楼。以楼为界，南北分置药王庙、三圣宫，东西各设一戏台。远远便听到粗犷豪放的秦腔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在暮春的天空里激情昂扬。走近一看，只见半人高的戏台上，戏装打扮的演员唱得热血沸腾，一招一式都体现出扎实的功底。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，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去看戏的情景，亲切而温暖。

古村中还散落着许多精致小铺，无论是老碗面、罐罐茶、凉皮夹馍、羊血饅饅等关中美味，还是把把烧、缸缸煮、泡泡油糕、烙油饼等街边小食，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这就是南堡寨。它在城市化进程中打捞着遥远的乡村文明，活化成一座“关中乡村博物馆”，让我们在匆忙前行中找到最初的印记。也许，这就是它吸引人的所在。